

国文教育经典

蒋祖怡 著

文章学纂要

蒋祖怡

国文教育经典

蒋祖怡 著

文章学纂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学纂要 / 蒋祖怡著.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7

(国文教育经典)

ISBN 978-7-5638-2786-2

I. ①文… II. ①蒋… III. ①文章学 IV. ①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9990号

文章学纂要

蒋祖怡 著

Wenzhangxue Zuanyao

责任编辑 兰士斌

书籍设计 张弥迪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262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2786-2/H·193

定 价 38.00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说	001
第二章 字的形态与意义	019
第三章 字音的变化	033
第四章 复词的组织	047
第五章 词性及其活用	065
第六章 实数与虚数	082
第七章 遣词的方法	092
第八章 句子的构成式	124
第九章 句子的变化	137
第十章 明喻、暗喻和寓言	157
第十一章 夸饰	168
第十二章 大名与小名	177

第十三章	造句上应注意的事项	187
第十四章	章篇的安排	213
第十五章	开端与作结	228
第十六章	动作的描写和感情的抒发	242
第十七章	题目的研究	259
第十八章	写作的准备	269
第十九章	文章流变（上）	281
第二十章	文章流变（下）	311

第一章 绪说

“文章”两字的本义，即“彰彰”，是文彩的意思。《考工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许慎《说文解字》中也说：“文，错画也；象交文。”都是解释作文彩的，后来引申作“文辞”讲，和“文采”两字一样。《礼乐记》：“广其节奏，省其文采。”《疏》：“文采，谓乐之宫商相应，若五色文采。”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亦作“文辞”解：“文采不表於后世。”现代所用，都是它们的引申义。“文采”“文辞”“文章”三者的意义是相近的。

《史记·孔子世家》：“约其文辞而指溥。”杜甫诗：“平生感意气，少小爱文辞。”文章是代表语言的，所以也可以称作“文辞”。《论语》中说“辞达而已矣”，即以辞代“文章”；《左传》中也有“言之无文，行之

不远”的话，它将“言”和“文”混在一起讲，可见文章和语言关系之密切了。我以为三代以前言语和文章一致，语文并不分途，这也是一个证据。

由此看来，文章和天分有关，也和个性有关。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便以为乡民村女所哼出的歌辞，有的也是“绝妙好辞”，并不是一定要博学通儒才能够做出来的。他说：“有读破万卷不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照他的话看来，我们不必学做文章而写出来的一定非常佳妙了。但是这又不尽然。我们不是天才，不能舍弃了规矩方圆而单重灵感，因此，也不能忽略於作文方式的探讨的。

古人常常以为文章之道是非常奥妙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古人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为什么在他们眼光里看来，文章是如此神秘的东西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他们作文的目的是学古，脱离了现实而专拟古人，便难以逼真，不能逼真，便慨然兴叹，说文章之不易做了。扬雄在他的《解难》中说：

昔人有观象於天，视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

因为“昔人之辞，乃玉乃金”了，便不得不造《法言》来学《论语》，造《太玄》来学《易经》。《法言》中又说：“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也是这个意思。明代是专事拟古的时期。王世贞在他的《艺苑卮言》中提出他的模仿论道：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於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摹拟一篇，则易於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

馭，默受指挥；台阁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

这种刻意求古之说，明代最为盛行，所以清代侯方域的《壮悔堂文集》评论他们：

明三百年之文，拟马迁，拟班固，进而拟《庄》《列》，拟《管》《韩》，拟《左》《国》《公》《穀》，拟《石鼓文》《穆天子传》，似矣；卒以谓唐宋无文，则可谓溺於李梦阳、何景明之说，而中无确然自信者矣。

第二，以为文章是“敷赞圣旨”的工具，因此文章便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神而明之”了。“敷赞圣旨”之说，始於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群其本源，莫非经典。

到了唐代，韩愈乃益张其说，以为“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文宜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新唐书·艺文志》中 also 说他“擩脐道真，涵泳圣涯，韩愈倡之”。宋代欧阳修也有类似此种冠冕堂皇的话。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耳。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后世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於渊泉，无不之也。

南宋真德秀有《文章正宗》以“穷理致用”为文章的功用。“夫士之於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清代方苞倡“古文义法”之说，更强调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与申居谦》一书中说：

古文本经术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后世文士之所可比也。

自从韩愈以后，这种观念直深入於人心。即自以为较方苞眼光廓大的曾国藩，也不免有此成见。这也和帝制时代的环境很有关系。他说：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自古迄今，一直相传，认为这种说法是颠扑不破的大道理。因此认为做文章是一件非常艰深、伟大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是和圣贤之道有关系的。

由於上面两种原因，文章变成为至高无上而神妙莫传的秘宝。於是字字就有其出典，语语求其神似古人的

语气。文章既然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便应该和它发生联系，为什么还要唯古是求？为什么一定要使它成为“赞圣”“载道”“穷理”的工具呢？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中说得好：“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宾、嘉，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唐刘知几的《史通·言语篇》中有更精辟的意见：

夫三传之说，即不习於《尚书》；两汉之制，又多违於《战策》。足以验时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时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即遍摹《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於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他所论言语文章之关系，甚为明确。从此可知专事

学古的不应该了。至於文章之用既以代语言，自然必须言之有物。从“为艺术而艺术”，以进於“为社会而艺术”，文章应跟着时代潮流走，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所载之物，是否必为圣贤之道，却是值得研讨的一个问题。如果一切“赞圣”之作方可称为文章，如果一切“拟古”之文方可称为文章，那末文章和语言便成为不相关系的东西了。而宋儒又何以有“工文则害道”的话，而有“语录体”的写作？所以后世“典雅”两字，害了许多人，使文章变成了晦涩。提倡音韵之说的沈约也有文章当从“三易”之说。白居易、元稹也求造语平易。至明代公安、竟陵更进而有“我写我口”之主张。自黄遵宪出而有以诗写近事不复作拘迂的议论。他的《杂感》五篇之一云：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

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

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业罪愆。

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些话，一般“以文载道”“以古为事”的文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但是一般人对于文章始终以为是使自己扬名万世的工具。如魏文帝所说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腾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竟将写文章当作一件包罗万象的伟大工作了。其实文章是代口舌的，是抒发自己的思

想与感情的，只是日常生活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它的功用倒不在“经纶宇宙”和“名传万世”。他们既将它估计得太高，便供奉之如神明，反而失却了文章本来的目的。

因此，古人不常用科学的方法来衡量文章；论作文，也只是谈到一点抽象的议论。最常见到的是“文气”的议论，以为文气与学问有关。其实所谓“文气”即是语气。文章的流利和屈折与语气有关系。“文气”的流利，即语气的顺利；“文气”的强弱，也和语气之轻重成正比。自从言语文章分为两途之后，於是这两者也就分了家，然而两者的关系却是存在的。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明明是指语气而言的。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气”和“知言”并论，也指语气的。三代以后，言语文章分为两途，於是有“文气”之说。魏代三祖论文，如“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即是现代所说的“风格”。《典论》中始有专论“文气”的一节话：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所谓“气”，即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所谓“风骨”，李白诗中的“蓬莱文章建安骨”。《文心雕龙·风骨篇》：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足见魏文帝所谓“气”即是“风格”了。钟嵘《诗品》又称作“风力”。名称虽异，而所代表的意念是相同的。《文心雕龙》中另有《养气》一篇，和前面的几说不同，和后代所谓“文须养气”之说相近。“夫耳目

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研过分，则神疲而气衰。”又论养气的方法道：

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於才锋，贾余於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到了韩愈谈“文气”，便抽象化了。他说：“气，水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亦犹是也；气顺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的门人李翱也本其说道：“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而柳宗元《答韦中立书》中更有许多玄妙的议论，所谓“昏气”“矜气”“厉其气”等等，完全在说抽象的话了。他以为